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編號：

參賽類別	□小說組　☑散文組　□新詩組
作品名稱	盲點

光線在進入人類的眼球之前，是一場嚴密的幾何屈折。

角膜是第一道彎曲度，接著是瞳孔的收縮，最後通過晶狀體的調節，將整個世界顛倒、縮小，精準地投射在眼球後壁那層厚度僅有零點二毫米的視網膜上。是一個由上億個感光細胞組成的神經網膜，負責將光子轉化為電訊號，沿著視神經傳遞給大腦的視覺皮質。

大四那年，我第一次透過裂隙燈顯微鏡去觀察另一個活人的眼底。

「把頭靠在額靠上，眼睛看著我耳後那顆紅點，不要眨眼。」

指導醫師踩下腳踏板，一束冷白色的裂隙光線瞬間切過病患的角膜。透過放大鏡頭，眼球不再是一個渾圓的器官，而變成了一個透明的、由房水與玻璃體填充的冰冷光學儀器。我湊近目鏡，看到了那片暗紅色的視網膜。在那一片密密麻麻、如赤色樹枝般蔓延的視網膜動靜脈中央，有一個暗紅色的、稍微凹陷的小圓心——那是黃斑部。那是我們全體視覺最敏銳、負責捕捉世界所有細節與色彩的中心點。

「沈縵，妳看這裡。」醫師用雷射指示筆指著黃斑部邊緣的一塊灰白色隆起：「這是乾性老年性黃斑部病變。感光細胞正在死去，細胞代謝的廢棄物，我們叫它『乳頭狀疣』，正像泥沙一樣沉積在視網膜色素上皮層底下。」

「那病患會看到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他看不到中心。」醫師冷靜地調節著光圈大小：「他的周邊視野還在，但當他想看清妳的眼睛時，妳的眼睛就是一片黑洞。只能用餘光去拼湊這個世界。」

我站在暗室裡，看著目鏡下正在緩緩沉積泥沙的視網膜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我遠在鹿港舊城區的老家裡，那個長年坐在天井旁、雙眼覆蓋著一層白翳的祖母。

在我考上醫學系之前，祖母就已經開始「失明」了。但她的失明不是突如其來的黑夜，而是一場漫長而優雅的、關於屈光度的退場。她總是坐在漆木椅上，手裡拿著一把舊蒲扇，看著天井裡落下的光影，精準地說出現在是午後三點、鄰居家的貓正踩過瓦片。那時我們都以為她的眼睛還很好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幫她收拾房間，發現她最珍愛的那張三十年前的家族合照上，所有人的臉龐部位，都被人用黑色的馬克筆，塗抹出了一個個規律的、直徑一公分的圓形黑洞。

原來，她早就看不清我們的臉了。她只是靠著聲音、靠著腳步聲的震動、靠著我們在她記憶裡留下的輪廓，在自己大腦的神經皮質裡，虛構著一個完美的、從未缺失過的家庭。

人類對於光學的依賴，往往超越了生理的範疇。當光線無法再以完美的屈光度折射進

晶狀體，當感光細胞逐漸壞死並停止傳遞電訊號時，我們的心靈會自動產生一種補償性的幾何學。我們用記憶的線條去勾勒輪廓，用想像的色彩去填充暗區，甚至用歲月留下來的質感，去強行還原一個早就破碎不堪的真實。

眼球的結構是如此脆弱，只要一滴過度的眼壓，就能壓垮視神經盤上的上百萬根神經纖維；只要一小塊剝離的視網膜，就能讓整幅世界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。而祖母在那張家族照片上塗黑的圓洞，正是我醫學生涯裡見過的第一份，關於視覺潰敗的物理標本。

人類的視覺是有盲點的。

在視網膜的偏鼻側，有一個叫視神經盤的地方。是所有視神經纖維匯聚、穿出眼球連通大腦的出口。因為那裡沒有任何感光細胞，所以落在這個點上的光線，我們的大腦是完全接收不到訊號的。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卻從未察覺到自己眼前有一個黑洞。

那是因為大腦的神經網絡極其擅長「欺騙」。它會根據盲點周圍的色彩與紋理，自動進行演算法般的補算，給予我們一個假象中完整而連續的世界。

眼科有一項極其殘酷的檢查，叫作自動視野檢查。

病患必須把下巴固定在一個巨大的白色半球形儀器內部，手裡握著一個按鈕。儀器內部會在不同的座標點上，隨機閃爍微弱的光點。病患只要看到光點，就必須按下按鈕。電腦會根據按鈕的反應，繪製出一張屬於這個人的視野地圖。

那是一張由灰色、黑色與白色區塊組成的地圖。白色的地方代表光明，黑色的地方，代表神經已經完全壞死、再也無法感光的「絕對暗點」。

大五實習時，我親手為祖母做了一次視野檢查。

那是我私自向科內申請的夜間門診空檔。暗室裡只有視野計發出的冷光，祖母坐在儀器前，她那雙渾濁的眼睛反射著半球型內壁的微光，看起來像是一對沉在水底的琥珀。

「阿嬤，看到光就按一下，不要緊張。」我戴著耳機，站在控制檯前。

螢幕上的座標點開始閃爍：左上三十度、右下十五度、中央黃斑部……點擊聲在安靜的診間裡規律地響起：「嗒、嗒、嗒……」

但隨著檢測深入到中央區域，按鍵聲開始出現了巨大的停頓。螢幕上的數據點一個接一個地顯示為無回應。電腦的演算法正在冷酷地將那些點塗成深黑色，一張巨大的、由中心向外蔓延的黑色星圖，在我的控制螢幕上緩緩張開。

祖母的黃斑部與青光眼已經到了最末期。她的視覺地圖裡，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區域已經變成了永久的黑洞。她能看到天花板上的燈光，能看到窗外的樹影，但她永遠無法再看到坐在她正對面的我，究竟長成了什麼模樣。

「阿縵啊，」祖母突然在半球形儀器內部開口，聲音帶著金屬碰撞般的沙啞：「那個點點，是不是閃得越來越少了？阿嬤是不是沒按好？」

我看著螢幕上那片幾乎完全被黑色覆蓋的地圖，手按在列印鍵上，指關節因為過度用力而發白。

「沒有，阿嬤，妳按得很好。」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平靜地在暗室裡散開：「機器說，妳眼睛亮得很，比我都看得清。」

那一刻，我對著螢幕上的絕對暗點，說出了我這輩子最完美的一次謊言。我學會了所有的光學物理，我懂得了視野計的座標與分貝，但我卻在這一刻選擇了大腦的補算機制——我用謊言，幫祖母填滿了她視覺裡那個正在無限擴大的黑洞。

當診察室的燈光重新開啟，祖母從半球型儀器前抬起頭來，伸出那雙佈滿了老年斑與乾燥皺紋的手，在空氣中徒勞地抓握著。我連忙跨前一步，將自己的手遞進她的掌心。

「阿縵啊，剛剛那個黑黑的地方，裡面好像有東西在動。」她低聲對我說，聲音裡帶著一種只有老人在面對失明時才會有的恐懼。

我沒有說話，只是用另一隻手覆蓋在她發抖的背上。在眼科學的教科書裡，當視網膜神經纖維遭受毀滅性打擊時，病患往往會在黑暗中看到幻視。大腦在極度缺乏外在光訊號輸入的情況下，會自發性地釋放神經元異常放電，將記憶深處的幻影強行繪製在空白的視野裡。

祖母所看到的，不是什麼神祕的幽靈，而是她大腦最後的神經元，在黑暗中發出的、無聲的求救訊號。

視野計的列印紙從機器裡吐了出來，那張印著無數黑色區塊的地圖，像是一份冷酷的死亡判決書，記錄著祖母視覺世界的邊界是如何一天天縮小。我將那張紙折疊起來，深深地塞進白袍最底層的口袋裡。

祖母靠著我的扶持，緩慢地走出了診察室。大慶院區長廊上的日光燈在地面上映照出一道道白色的光斑，她踩在那些光斑上，腳步蹣跚卻又極其堅定。

我知道，在她腦海深處的那張視野地圖上，那些被電腦塗成黑色的區域，正被她過去八十年的記憶、愛與執念，一點一點地重新填滿。

眼睛與記憶，其實共享著相同的物理機轉。

我們總以為記憶是一張張高畫質的照片，存在海馬迴的檔案庫裡。但神經學告訴我們，記憶每次被調用時都是一次全新的重組。我們會自動修剪掉那些痛苦的細節，用主觀的情感去填補那些缺失的片段，就像大腦用周圍的色彩去填補盲點一樣。

祖母病重的那個夏天，台中的午後雷陣雨總是來得極其迅猛。

急性病房裡透著一股濃烈的酒精與生理鹽水氣味。祖母躺在病床上，因為白內障與眼底出血的併發症，她的雙眼已經纏上了厚厚的無菌紗布。她徹底失去了光感。

但在那個完全黑暗的世界裡，她的意識卻呈現出一種奇異的清明與活躍。她不再談論現在的病痛，而是開始一遍一遍地講述她三十年前在鹿港小鎮上的生活。

「阿縵，妳看，外面的天井下雨了。」她躺在床上，雙手在空中虛空地抓握著：「那個曬乾的茉莉花要收進來，不然會被雨淋濕.....妳爺爺騎腳踏車回來了，車鈴聲在巷子口打轉呢.....」

我站在床邊，看著窗外大慶街上暴雨形成的白茫茫水氣。那裡沒有天井，沒有茉莉花，爺爺也早就去世了二十年。

但祖母的神經皮質，正在進行著一場最壯烈的光學代償。

當外在的光子再也無法穿透角膜與玻璃體，當視網膜的感光細胞徹底沉寂，她的大腦便開啟了最後的自救機制。她從記憶最深處，拉出了那些被優化過、被染上了金色陽光的舊畫面，投影在她那片已經失明的視網膜上。

「阿嬤，我看到了。」我握住她在空中揮舞的手，將自己的體溫傳遞給她：「花已經收進來了，爺爺的腳踏車就停在門口，雨快停了。」

祖母的手在我掌心裡漸漸放鬆了下來，她那張覆蓋著紗布的臉上，浮現出了一種極其滿足的平靜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失明或許不是一種懲罰，而是肉體在衰老過程中，給予靈魂的一種最終保護。它關上了外部那個充滿了疾病與衰敗的世界，讓一個人在臨終前，能夠退回到自己內心最乾淨的光影裡。

病房裡的生命監視器發出規律的「嗶——嗶——」聲。而在那張厚重的無菌紗布底下，祖母的眼球正在快速地轉動——那是快速動眼期，是大腦在深度夢境中重新播放視覺訊號的證明。

在她夢中的視野裡，鹿港老家的天井一定落滿了最明亮的光線。那裡沒有黃斑部病變，沒有沉積的乳頭狀疣，也沒有任何被馬克筆塗黑的圓洞。她愛過的人，此時都清晰地站在天井的斜陽下，輪廓分明，笑容溫暖。

當肉體的衰老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重力，當眼睛這座精密的儀器終於完成它的使命並開始瓦解時，靈魂所展現出來的代償能力，往往遠比我們手裡的手術刀和藥品更為強大。祖母用她的失明，為自己構築了一座堅不可摧的堡壘，將所有殘酷擋在門外，只留下最純粹的愛與回憶。

夜深了，雨勢漸漸從小變大。區間車的轟鳴聲隔著雙層玻璃傳進病房，聽起來像是來自遠方的潮汐。我坐在病床邊，輕輕幫祖母塞好被角。紗布下她的眼睛已經停止了轉動，呼吸變得平穩而綿長。

祖母過世後的第三個月，我完成了眼科的最後一堂實習課。

最後一場考試，是辨識十張不同眼底病變的彩照。

暗室裡，投影機將一張張巨大的眼球後壁照片展示在白布上：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棉絮狀斑、高壓動脈硬化、視網膜剝離的灰色褶皺.....最後一張照片出現了。那是一張極其乾淨的眼底圖。角膜透明，黃斑部呈現出完美的橘紅色，視神經盤邊緣清晰，血管像是一條條健康的河流優雅地延伸。那是正常眼底。

但我看著那張照片，眼眶卻突然有些發酸。

在醫學上，這是一張完美的標本。它代表著零瑕疵的光學結構，代表著百分之百的視覺敏銳度。但我也清醒地知道，在現實的人類世界裡，這樣完美的眼底是極其罕見的。

我們每個人的眼睛裡，都帶著盲點，帶著微小的混濁，帶著歲月沉積下來的色素與疤痕。而我們每個人的人生，也都是在一邊失明、一邊補算的過程中摸索前行。我們用愛去填補遺憾的黑洞，用謊言去代償現實的殘破，用記憶的光影去對抗最終的黑夜。

考試結束的鐘聲響起。我收起筆，將答案卡交給監考老師，獨自一人走出了教室。

外面的街道剛下過一場暴雨。陽光穿透雲層的縫隙，灑在溼漉漉的柏油路面上，折射出無數個耀眼的光斑。高架鐵軌上的區間車轟鳴而過，帶起了一陣濕潤而溫熱的風。

我沒有戴太陽眼鏡。我睜開眼睛，任由那些強烈的光線穿過我的角膜、瞳孔與晶狀體，精準地砸在我健康的視網膜上。我看著眼前這個嘈雜、真實、充滿了瑕疵卻又無比生動的世界。這個世界從來都不完美，它充滿了壞死的細胞與隨處可見的告別。但正因為我們帶著盲點，正因為我們的視覺永遠無法捕捉到所有的真相，我們才學會了去信任那些眼睛看不到的東西。

祖母教給我的，從來不是如何用精密的儀器去測量黑暗的深度，而是如何在黑暗徹底降臨的時候，依然能夠在大腦的最深處，點亮一盞屬於自己的、永不熄滅的燈火。

我順著騎樓緩慢前行。口袋裡，還放著那張從視野計上列印下來的、印滿了黑色區塊的地圖。那是一份關於祖母失明的標本，也是一份關於人類靈魂如何在絕境中尋找光明的證明。我決定將它永久地夾在我的眼科學教科書裡。

當我未來成為一個真正的醫生，當我坐在診察室裡去面對無數個因為失明而恐懼發抖的靈魂時，我會拿出這張標本。我會告訴他們，不要害怕眼前出現的黑洞，因為人類的大腦與心靈，遠比我們想像的要更為強大。

我們不僅僅是光線的接收者，我們更是光芒的創造者。

在屈光度的盡頭，在視神經衰竭的邊緣，在所有的儀器都顯示為零的絕對暗點裡，依然有一種名為愛的代償機制，正在默默地運轉。它超越了幾何屈折的物理定律，將那些破碎與絕望的片段，重新拼湊成一個完整而光明的人間。

我停下腳步，仰頭看著天空。洗過後的中台灣天空呈現出一種無比深邃的湛藍，一列高鐵列車從遠方的高架橋上快速掠過，白色車廂在陽光下閃爍著刺眼的光芒。

我深吸了一口帶著雨水與土腥味的空氣，感受著光子砸在眼底時帶來的微弱熱度。

帶著這份關於視覺與靈魂的理解，帶著祖母留下的最後一片記憶，無所畏懼地，繼續走向下一個充滿了未知、瑕疵、卻又無比璀璨的光明。